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Distr.: General  
7 September 2015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事务委员会

第 2329/2014 号来文

委员会第一一四届会议通过的意见  
(2015 年 6 月 29 日至 7 月 24 日)

提交人:	Z(由律师 Marianne Volund 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丹麦
来文日期:	2014 年 1 月 7 日(首次提交)
参考文件:	特别报告员根据议事规则第 92/97 条作出的决定, 2014 年 1 月 9 日转交缔约国(未以文件形式印发)
意见的通过日期:	2015 年 7 月 15 日
事由:	驱逐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程序性问题:	指称证据不足; 基于属事理由不符合《公约》规定
实质性问题:	禁止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思想和宗教自由权利; 言论自由权利
《公约》条款:	第七条、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二条和第三条



## 附件

###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 第五条第 4 款在第一一四届会议上

通过的

#### 关于第 2329/2014 号来文的意见<sup>\*</sup>

提交人: Z(由律师 Marianne Volund 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丹麦  
来文日期: 2014 年 1 月 7 日(首次提交)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2015 年 7 月 15 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 Z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提交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第 2329/2014 号来文的审议工作，

考虑了来文提交人和缔约国提出的全部书面资料，

####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通过了如下意见：

1.1 来文提交人 Z 是伊朗国民，1989 年 6 月 20 日生。他声称，缔约国如果将他驱逐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侵犯他根据《公约》第七条、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享有的权利。他由律师 Marianne Volund 代理。

1.2 2014 年 1 月 9 日，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92 条，委员会通过其新来文和临时措施特别报告员采取行动，要求缔约国在委员会审议本来文期间不要将提交人驱逐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2014 年 1 月 20 日，难民上诉委员会按照委员会的要求，暂停执行提交人离开缔约国的时限。

---

<sup>\*</sup> 委员会以下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议：亚兹·本·阿舒尔、莱兹赫里·布齐德、萨拉·克利夫兰、艾哈迈德·阿明·法萨拉、奥利维尔·德·弗鲁维尔、岩泽雄司、伊万娜·耶利奇、费蒂尼·帕扎齐斯、毛罗·波利蒂、奈杰尔·罗德利爵士、维克多·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雷夏、费边·奥马尔·萨尔维奥利、迪鲁杰拉尔·西图辛格、安雅·塞伯特-佛尔、尤瓦尔·沙尼、康斯坦丁·瓦尔泽拉什维利和马戈·瓦特瓦尔。

##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提交人是库尔德族人、逊尼派穆斯林。他声称，他生在伊拉克，可能是难民营里，但他是伊朗人。全家在他 1-2 岁时返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提交人上过 13 年学，还上过一年的大学预科。

2.2 提交人说，他自 2008 年以来一直是伊朗库尔德民主党的积极同情者，该党因建立独立的库尔德国家目标而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遭到取缔。两个好友鼓励他参加该党活动。对此，他声称，他曾于 2008 年 8 月和 11 月两次散发过传单。

2.3 提交人声称，他本打算 2008 年 11 月 24 日或 25 日与两个朋友第三次散发传单。前一天晚上，他一边做作业，一边读一份传单。因为有些累了，就把传单折叠起来，夹在生物学课本中。第二天上学时在背包的一个秘密口袋里放了 70 至 80 份传单，计划与朋友在傍晚散发。在学校时，一时感到不舒服，便到教室外面透透气。他还声称，他在外面里听到教室里有人又喊又叫；他不知道人们说了些什么，只听到“传单”两个字。这时，一个朋友给他打电话，说有人发现了他的书中有传单，他应该马上离开学校。离开学校后，他转入了地下。提交人声称，他的一些老师和同学是什叶派穆斯林组织“巴斯基(Basij)”的成员或合作者，而该组织是支持中央政府的。他说，可能是一名“巴斯基”合作者发现了这张传单。提交人还声称，他的哥哥后来告诉他，警察和情报机构当天搜查他的家，并迫使他的父亲和哥哥签署一份书面声明，表示一旦发现提交人下落，将会通知当局。

2.4 随后，提交人经由 Sapola Zahab 和 Orumieh 到达 Salmas。他的父亲和哥哥帮助他非法逃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并花钱雇人带他到斯德哥尔摩。提交人说，他被藏在一辆卡车的货舱内，经由土耳其离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整个途中，换了三四次卡车。在哥本哈根中心火车站下车时，才意识到是到了丹麦而不是瑞典。

2.5 2008 年 12 月 14 日，提交人没有有效旅行证件而进入丹麦，并申请庇护。在庇护程序中，他声称，他担心如果被驱逐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可能遭到伊朗当局的监禁和酷刑，因为他是伊朗库尔德民主党的同情者，曾经为该党发放过传单，作为“巴斯基”合作者的老师和同学发现了传单。

2.6 2009 年 9 月 9 日，丹麦移民局根据《外国人法》第 7 条拒绝了提交人的庇护申请。提交人就这一决定向丹麦难民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2.7 2009 年 11 月 9 日，难民上诉委员会维持丹麦移民局拒绝提交人庇护申请的决定。委员会审查了提交人的陈述(见警方和丹麦移民局分别撰写的 2009 年 1 月 27 日和 8 月 27 日面谈记录)、提交人 2009 年 2 月 16 日的庇护申请表以及他在委员会聆讯时的说明，得出结论认为：

[它]不能认定申请人的陈述为事实。委员会认为，申请人将传单带来学校在晚上散发，明知有被发现可能还是将其中的一张当作书签使用，这些都不大可能。委员会还注意到申请人是坐车到学校的，可能把一些传单落在车里。

委员会认为，申请人寻求庇护的理由是临时编造的，应宣布无效；见《外国人法》第 40 条(1)款。

由于庇护申请缺少实质性理由，难民上诉委员会认为，申请人如果返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不会面临遭受虐待的真实风险，无须按照《外国人法》第 7 条给予庇护。

2.8 2010 年 3 月 24 日，提交人要求难民上诉委员会重新审理，声称他向丹麦移民局和难民上诉委员会所做的陈述前后一致。在 2010 年 6 月 14 日、2012 年 5 月 8 日和 2012 年 7 月 13 日的信中，提交人提供了进一步证据和补充资料。为了支持他的庇护请求，提交人还称，他不敢将传单放在家里，因为可能对家庭造成伤害；也没有将传单当作书签，只是意外地夹在生物学课本里；他是打车到学校的，所以不可能将传单落在车内。提交人在申请中还附上了伊朗库尔德民主党法国分部的一份传真，证明提交人是该党的同情者，如果返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生命将受到威胁。提交人也提到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实行的“零容忍政策”：持有带某些政治内容的传单，可能入狱 10 年，而且实际上已有判处死刑的实例。他指出，难民上诉委员会掌握的背景资料显示，伊朗库尔德民主党的成员受到伊朗政府的压制。提交人还提出，他有一处 Zartosht 纹身，这是“琐罗亚斯德教”的象征；他 2009 年 6 月开了一个脸书帐户，并共享伊朗库尔德民主党的链接，如它的旗帜；伊朗库尔德斯坦柯玛拉党(Komala)的秘书长是他朋友；此外，他也是一些开放团体，如“库尔兰(kurdland)”、“伊朗库尔德民主党”和“伊朗争取自由和民主组织”的成员。

2.9 2012 年 9 月 20 日，难民上诉委员会拒绝重审此案。它认为，除了最初聆讯了解到的情况之外，提交人没有提供任何新的实质性信息；它也找不到任何理由延长提交人最后离境时限。委员会依据的是 2009 年 11 月 9 日作决定时的判断，并说提交人提出的寻求庇理由是临时编造的；鉴此，它不能对伊朗库尔德民主党法国分部的信件给予任何考虑。提交人关于脸书页面或纹身的说法也不会产生不同的评估结果。关于纹身，委员会指出，提交人始终说他是逊尼派穆斯林，并没有改信“琐罗亚斯德教”。

## 申诉

3.1 提交人声称，缔约国将他驱逐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违反《公约》第七条、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

3.2 提交人声称，如果返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他可能遭受违反《公约》第七条的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他说，伊朗库尔德民主党欧洲分部的信件已转交

缔约国当局，信中证实他是伊朗库尔德民主党的同情者；<sup>1</sup> 仅仅拥有伊朗库尔德民主党等反对派组织的传单，便可能坐牢 10 年。<sup>2</sup> 他说，一些库尔德青年只是被怀疑参与政治活动，就被判处和执行死刑。<sup>3</sup>

3.3 提交人说，他还没有改信“琐罗亚斯德教”，但纹身本身可能让人认为他是改信“琐罗亚斯德教”的穆斯林。他声称，伊朗当局骚扰、歧视甚至逮捕和迫害“琐罗亚斯德教”信徒，因为该教与基督教一样，被看作是对国家安全和伊斯兰革命的威胁。<sup>4</sup> 他指出，许多伊朗人一直采用“琐罗亚斯德教”标志，并庆祝“琐罗亚斯德教”节日，以表达他们对什叶派神权政治的不满。他指出，他进行纹身，就是表达对伊朗神权统治和当局的蔑视。当局是否认为纹身是蔑视伊朗神权政治的行为，还是视他为改信“琐罗亚斯德教”的穆斯林，都无关紧要；无论哪种情况，他都将面临极大风险。

3.4 此外，提交人声称，还不能排除他因在脸书帐户上发表的意见和信息而遭受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可能。他一直在脸上张贴批评性图片和评论，涉及伊朗库尔德民主党、政治活动分子和处决伊朗公民等议题。他还上传了纹身图片。他说，当局对世界各地的伊朗人进行监视，强迫已返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人登录他们的脸书账户，以发现反对伊朗政权的人。<sup>5</sup> 假如伊朗当局不知道他有脸书帐户，他返回后就非常有可能知道。

3.5 最后，提交人指出，他非法离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没有有效护照返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使他面临进一步风险。丹麦在实行一项新程序，即递解没有护照或通行证但有身份证或学生证或军人证的伊朗公民时，将在机场询问伊朗当局是否愿意接受。提交人称，当局对没有有效旅行证件的人进行逮捕并送上法庭，以评估他们的背景及离开原因。<sup>6</sup>

3.6 在此背景下，提交人声称，缔约国当局任意拒绝了他的庇护请求，没有对他返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后可能面临的风险进行充分评估。他认为，难民上诉委员会作出拒绝接受他的庇护请求的决定，是因为认定他的陈述是虚假的；委员会甚至没有对这些陈述如何不可信给予充分解释。因此，可以认为它没有评估案件的所有相关内容，包括他是伊朗库尔德民主党同情者的事实。

<sup>1</sup> 提交人引述丹麦移民局和丹麦难民委员会的报告，题为“伊朗库尔德人：伊朗和伊朗库尔德地区的伊朗库尔德政党情况、伊朗库尔德地区的活动、边境地区的情况和从伊朗库尔德地区返回伊朗的人的境况”（2013 年 9 月），第 32 和 33 段。

<sup>2</sup> 提交人引述英国内政部(英国边境署)题为“业务指导说明：伊朗”的出版物(2012 年 10 月)，第 3.12.7 段。

<sup>3</sup> 提交人引述英国的报告，题为“人权与民主：2012 年外交和联邦事务部报告——伊朗”（2013 年 4 月 15 日）；大赦国际题的新闻稿，题为“伊朗：停止处决四名库尔德死囚”（2013 年 9 月 20 日）。

<sup>4</sup> 提交人引述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编写的“2012 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

<sup>5</sup> 提交人引述英国内政部(英国边境署)题为“伊朗：原籍国情况报告”的报告(2013 年 1 月 16 日)第 95 和 96 段。

<sup>6</sup> 同上，第 260 页。

##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

4.1 2014 年 7 月 9 日，缔约国提出了关于来文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它指出，由于不符合《公约》规定，而且证据不足，应宣布来文不予受理。即使委员会宣布来文可以受理，缔约国认为，将提交人遣返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也不违反《公约》。

4.2 缔约国详细介绍了《外国人法》规定的庇护程序，特别是难民上诉委员会的组织和权限。缔约国指出，委员会在对有关案件进行单个和具体评估后作出决定。将参照所有相关证据，包括已知道的原籍国情况(背景资料)对寻求庇护者的寻求庇理由进行评估。委员会不仅负责审查和了解案件的具体事实，还负责提供必要的背景资料，包括寻求庇护者原籍国或第一庇护国的情况。它还指出，寻求庇护者应该至少证明他符合给予庇护的条件。委员会评估证据没有一定之规。事实上，委员会评估证据，是总体考虑聆讯期间寻求庇护者的陈述和个人表现，以及该案件的其他相关信息，包括委员会掌握的寻求庇护者原籍国的背景资料。在对案件作出决定时，委员会试图按照证据对事实作出认定。如果寻求庇护者的陈述前后连贯一致，委员会通常会认定这些陈述属实而予以接受。如果寻求庇护者对寻求庇理由关键部分的前后说法自相矛盾，则可能削弱其可信度。

4.3 缔约国认为，提交人有责任提供初步确凿证据，但本案没有能够为了委员会按照《公约》七条、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受理来文的目的做到这一点。也没有证明有充分理由让人相信返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可能遭受违反第七条的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4.4 提交人援引《公约》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提出的指称明显缺少证据。提交人是寻求在域外适用这些义务。缔约国认为，提交人关于违反这些条款的指控不是基于他在丹麦或丹麦政府有效控制地区受到的待遇，而是返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出现的后果。因此，委员会对丹麦方面的有关侵权没有管辖权，来文这一部分与《公约》规定不符。缔约国指出，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一条，委员会有权接受并审查一缔约国管辖下的个人声称该缔约国侵害《公约》所载任何权利的来文。而且，引渡、驱逐、驱赶或以其他方式遣送担心自己权利，如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所载权利遭受另一国侵犯的个人，不会造成《公约》第六条和第七条设想的那种无法弥补的伤害。<sup>7</sup> 因此，缔约国认为，应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96(d)条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96(a)条和《任择议定书》第二条，基于属地理由和属事理由，宣布来文这一部分不予受理。

4.5 即使委员会认定提交人的来文可予受理，缔约国认为也不会发现违反《公约》的情况。缔约国指出，提交人实际上是试图利用委员会作为上诉机构的权限，以便其为支持其庇护申请而提出的事实情况得到重新评估。委员会必须对难民上诉委员会的审查结论给予充分重视，因为它更有条件评估对提交人案件事实的认定结果。

<sup>7</sup> 缔约国引述关于《公约》缔约国的一般法律义务的性质第 31(2004)号一般性意见，第 12 段。

4.6 缔约国重申难民上诉委员会的审查结论，认为提交人的说法不太可能。此外，缔约国提到提交人在2009年8月27日接受丹麦移民局面谈时表示发放传单很危险。然而，他自己又说，他把夹有传单的课本放在教室桌子上，老师和同学可随便看到。缔约国认为，提交人如此草率地对待这些传单，尽管他认为散发传单非常危险，这些说法令人费解、自相矛盾。无论提交人是将传单当书签使用，还是忘记书中夹有传单，他的行为都表明对待传单的粗心大意。不管他是开车到学校，还是打车到学校，抑或最后走了十分钟，其实并不重要。

4.7 缔约国提到了难民上诉委员会对伊朗库尔德民主党法国分部的信件、提交人的纹身和脸书活动的审查结论。它认为，委员会在决定中考虑了所有相关信息，没有理由怀疑甚至否认委员会的结论，即提交人没有能够证明他有充分理由让人相信返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面临遭受迫害的风险。

4.8 缔约国指出，即使丹麦警察可能在机场将提交人交给伊朗当局，这一程序本身不能作为寻求庇护的理由。提交人在丹麦申请庇护和申请遭到拒绝的信息是保密的；为此，不能假定伊朗当局知道这一信息。

#### 提交人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

5.1 2014年9月11日，提交人提出了对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

5.2 他说，在庇护程序中，他的解释前后一致，没有自相矛盾之处。他指出，难民上诉委员会拒绝其庇护申请的唯一理由，是认为他不大可能将传单带到学校或落在前往学校的汽车上；此外，他还指出，缔约国在意见中认为，他自己开车或打车并又走十分钟到学校，无关紧要。提交人说，恰恰相反，这些信息非常重要，因为难民上诉委员会拒绝庇护申请正是基于对概率的评估。为此，提交人指出，他对委员会说他是打车到学校，最后还走了十分钟。所以，委员会的决定是基于对案件相关事实的误解。提交人还说，不能依据主观考虑或因缺少书面证据而漠视他的陈述，认为不大可能，因为他的陈述前后一致，没有不准确的地方，背景资料可以证明这一点。

5.3 他重申，纹身应该视为以公开方式不同意和反对伊朗当局，关键问题是伊朗当局将认定他已改信“琐罗亚斯德教”。关于他的脸书活动，他重申，伊朗当局对居住在境外的伊朗人进行监督，所以他面临遭受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风险。<sup>8</sup>

5.4 他还提出，缔约国没有评价他非法离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可能产生的风险。

<sup>8</sup> 提交人引述加拿大移民和难民委员会的报告(2014年1月20日)。

##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 审议可否受理

6.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请求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按照其议事规则第 93 条，决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6.2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子)项的规定，委员会已确定同一事件不在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的审查之中。

6.3 委员会回顾其判例，即提交人必须利用所有国内补救办法，以符合《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丑)项的要求，只要这些补救办法似乎对本案有效，而且事实上提交人可以利用。<sup>9</sup>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就丹麦移民局拒绝庇护申请的决定向难民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但未获成功。缔约国没有否认提交人已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6.4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指出，提交人根据第七条、第十八条和第十条提出的指称，因证据不足，不应予以受理；还注意到缔约国反对在域外适用《公约》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但是，委员会认为，提交人详细说明了他担心如果被强行遣返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有可能遭受违反《公约》第七条待遇的理由，并提供了有关证明文件。委员会认为，就受理而言，提交人充分证实了他根据第七条之提出的指称，引述了可信的支持论点。关于违反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的指称，委员会认为，不能与他根据第七条提出的指称分开，须依照案情作出决定。

6.5 鉴于上述情况，委员会认为，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 款丑项，来文可予受理，因为涉及第七条、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的相关问题。

### 审议案情

7.1 人权事务委员会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1 款，根据所收到的一切资料，审议了本来文。

7.2 委员会回顾其第 31 号一般性意见，其中指出，如果有充分理由使人相信，确实存在《公约》第七条所设想的那种会造成不可弥补伤害的风险时，缔约国有义务不将有关个人引渡、驱逐、驱赶或遣送出境。<sup>10</sup> 委员会还指出，此种风险必须是人的，<sup>11</sup> 而且具有较高门槛，须提供确凿证据证明确实存在造成不可弥补伤害的

<sup>9</sup> 见第 1959/2010 号来文，Warsame 诉加拿大，2011 年 7 月 21 日通过的意见，2011 第 7.4 段；第 1003/2001 号来文，P.L.诉德国，2003 年 10 月 22 日通过的不予受理决定，第 6.5 段。

<sup>10</sup> 见第 31(2004)号一般性意见，第 12 段。

<sup>11</sup> 见第 2007/2010 号来文，X 诉丹麦，2014 年 3 月 26 日通过的意见，第 9.2 段；第 282/2005 号来文，S.P.A.诉加拿大，2006 年 11 月 7 日通过的决定；第 333/2007 号来文，T.I.诉加拿大，2010 年 11 月 15 日通过的决定；第 344/2008 号来文，A.M.A.诉瑞士，2010 年 11 月 12 日通过的决定；第 692/1996 号来文，A.R.J.诉澳大利亚，1997 年 7 月 28 日通过的意见，第 6.6 段。



风险。<sup>12</sup> 因此，需要考虑所有相关事实和情况，包括提交人原籍国的一般人权状况。<sup>13</sup>

7.3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声称，由于他是伊朗库尔德民主党的同情者，在离开前参加过散发传单的活动，而且已被伊朗当局发现，如果返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面临遭受违反第七条的待遇的真实风险。此外，他有一个 Zartosht 纹身，伊朗当局会认为他已从伊斯兰教改信“琐罗亚斯德教”。提交人说，这些情况，以及他非法离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遣送回去又没有有效旅行证件，可能使他在抵达时遭到伊朗当局逮捕和酷刑。

7.4 委员会回顾其判例：应当对缔约国的评估给予相当的重视。通常应当由《公约》缔约国的机关审查或评价事实和证据，以便确定此种风险是否存在，除非发现缔约国的评估确实具有任意性或等于剥夺公正。<sup>14</sup> 在这方面，委员会认为，难民上诉委员会在作出 2009 年 11 月 9 日和 2012 年 9 月 20 日决定时，考虑了提交人在缔约国当局聆讯时提出的指称，包括丹麦国家警察和丹麦移民局面谈时所做的说明，以及为支持其指称所提交的文件；但它在结论中认为，庇护申请缺少实质性理由，因为他的陈述不大可能，是临时编造的。在没有证据证明难民上诉委员会的决定对于提交人指称而言，明显不合理或属于任意的情况下，委员会认为，它收到的资料表明，将提交人遣返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不会使他面临遭受违反《公约》第七条待遇的真实风险。鉴于这一结论，委员会认为没有必要单独审议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提出的指称。

8. 人权委员会依《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 款规定行事，认为将提交人遣送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不会侵犯他根据《公约》第七条、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享有的任何权利。

<sup>12</sup> 见第 2007/2010 号来文，X 诉丹麦，2014 年 3 月 26 日通过的意见，第 9.2 段；第 1833/2008 号来文，X 诉瑞典，2011 年 11 月 1 日通过的意见，第 5.18 段。

<sup>13</sup> 同上。

<sup>14</sup> 见第 1763/2008 号来文，Pillai 和其他人诉加拿大，2011 年 3 月 25 日通过的意见，第 11.4 段；第 1957/2010 号来文，Lin 诉澳大利亚，2013 年 3 月 21 日通过的意见，第 9.3 段。